



近代史料笔记丛刊

袁世凯与中华民国

白蕉◎撰

中华书局



近代史料笔记丛刊

袁世凯与中华民国

白蕉◎撰

中华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袁世凯与中华民国/白蕉撰. —北京:中华书局,2007.6
(近代史料笔记丛刊)

ISBN 978 - 7 - 101 - 05537 - 5

I. 袁… II. 白… III. 洪宪帝制 - 史料 IV. K258.30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30973 号

书 名 袁世凯与中华民国

撰 者 白 蕉

丛 书 名 近代史料笔记丛刊

责任编辑 张荣国

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
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)
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
E-mail: zhbc@zhbc.com.cn

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 2007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

2007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开本/880 × 1230 毫米 1/32

印张 10 $\frac{3}{4}$ 插页 2 字数 186 千字

印 数 1 - 4000 册

国际书号 ISBN 978 - 7 - 101 - 05537 - 5

定 价 24.00 元

近代史料笔记丛刊

出版说明

《近代史料笔记丛刊》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华书局规划的大型史料丛刊之一种。限于当时条件,《近代史料笔记丛刊》只出版了少数品种,后归入《清代史料笔记丛刊》中。

随着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逐步深入,近代史料的整理亟待加强,为满足学术界研究之急需,为更广大的文史爱好者了解和认识中国近世社会的真实面貌,《近代史料笔记丛刊》现予以恢复出版。

恢复出版后的《近代史料笔记丛刊》在原有规划的基础上,做出适当调整:

一、所收史料的时间断限,上至 1840 年鸦片战争发生,下至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之前。

二、考虑到近代史料的丰富多彩,本丛刊除收录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的笔记之外,对于确能反映当时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真实情况的随笔、日记、年谱及其他原始资料,亦予以选

择性的辑录。

三、本丛刊所收史料，以一种或数种为一册，尽量保持其原貌，在每种史料前，均由整理者撰写说明文字一则，指明史料来源、版本情况及内容提要。

四、本丛刊所收史料无分段和标点者，均由整理者按文意分段，并施加标点；原著明显错误予以径改；残缺字以□代之，错字、别字、衍字（文）、文字颠倒，改正处加〔 〕；佚文增补文字加【 】，以示区别。

五、为方便使用，整理者对史料中出现的纪事异同、文字具有特殊含义者，均加简注。

我们希冀通过《近代史料笔记丛刊》，汇集一批反映中国近代历史方方面面的史料，恳请读者予以批评指正，帮助我们在史料收集、编辑整理上日臻完善。

中华书局编辑部

2007年3月

整理说明

作者白蕉(1907—1969),上海金山人,原称何治法,字旭如,别署云间,笔名白蕉,别号甚多,常用者有复翁、云间下士、北山公等。著有《云间谈艺录》、《客去录》、《济庐诗词》。工画兰,能篆刻,善书法,曾在上海主编《人文月刊》。

本书1936年由上海《人文月刊》社出版。原曾在《人文月刊》第五卷(1934年)第六期至第六卷(1935年)第五期连载,后增订成书。这是一部史料长编,除作者的评述文字外,大量地全文收录或摘引了相关这一时期各重大历史事件的重要文电、报刊的评论和报导。这些文电多散见于当时的报刊与政府公报,有些现已不易找到原文。如其中有关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国内外报刊的各种报导、袁之教令、《申报》所披露冯国璋询问袁世凯是否欲帝制自为的谈话纪要,等等,都是非常难找的珍贵史料。这些史料为人们评价袁世凯提供了极为有用的素材。

书中刊有“古红梅阁主”复阅加评的眉批。古红梅阁主即张一麐,张多年充任袁世凯幕僚,并为袁所信任,又与北洋

军阀集团重要人物多有往来，故颇熟悉这个集团的内幕。其为此书所作眉批，着墨不多，但为所评史事和史料引文提供了有力的旁证，并增添了不少可贵的第一手资料。

本书对于研究民国史，是一部有价值的参考用书。为便于读者参考使用，凡书中所引用有关文电，能找到原始出处者，均据原文核对。对其明显错讹之处，均予订正；与原文相校，文字有较大出入者，均据原文注出；其中文字互异，但文义两通者，即略而不注。本书由方兆梅整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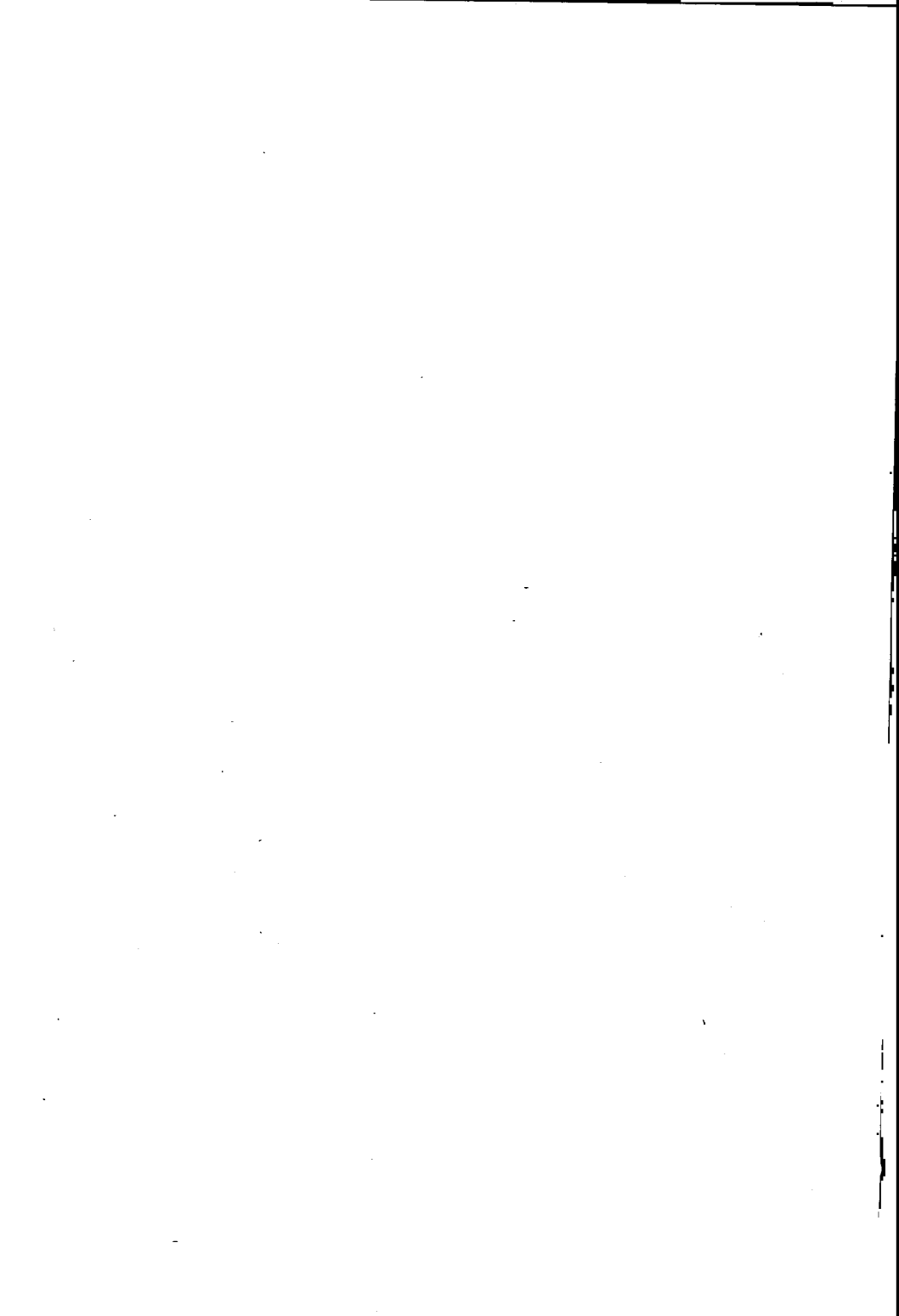
目 录

整理说明	1
沈序	1
黄序	3
一 绪论	7
二 辛亥革命起后至任大总统时之袁世凯	10
三 二次革命前后之袁世凯	43
四 洪宪帝制前后之袁世凯	88
1. 帝制之先声	88
2. 帝制之实现取消与袁世凯之死	221
五 余论	292
江东阿斗志	331
后记	332

沈 序

余夙谓公诚二字，为古今立国之常轨，辛亥之推倒满清，易帝制为共和，公之效也；袁氏之阴谋帝制，口是心非，身败名裂，不诚之验也。南北统一之易，未可谓袁氏无功于其间。而授意军人，假托民意，万恶之俑，胥由此作。遂使主夷为奴，下藐其上，钳口积威，胁迫而成推戴，讨逆大义，貌袭而为倒戈。迁流所极，纲纪荡然，人心习于诈欺，国本因而斫丧，苟数其罪，更仆难终，其不能逃中外之口诛笔伐，岂不幸哉。是编经白蕉苦心搜采，复经古红梅阁主复阅加评，褒为信史。惟不诬于既往，庶垂鉴于将来。以是鞭遗臭之白骨，励向明之青年。洞观得失之林，奚止壤流之益？爰于汇印单行本之始，志曩昔之感想于简端，亦冀从事政治生涯者，内调良知，力扶正气云尔。

中华民国二十四年十二月若婴



黄 序

白蕉写《袁世凯与中华民国》，既脱稿，索序于余，感其致力之勤且专，为取袁世凯轶事之留余脑海中者，就所忆及，写以应之。

民国以来，国中号称首领，无论为正为邪，其成其败，大多数余既得见之矣。独未获一见袁世凯。

民三之春，余卸江苏省教育行政职，蓄志漫游全国，谓欲解决中国问题，非实地遍索各省情状，合眼明瞭全国大势不可。是秋入京，事闻于袁，时张季直先生謇方任农商总长，袁语张欲见余，张答黄某不适于做官，余意留个人在社会上也好。乃止。此季直先生亲为余言者。先生诚知余，而余之不获见袁亦以此。

武汉起义，一切策动，上海实为中心。其于袁，外有张季直先生，内有张仲仁先生，自始即通声气。顾袁忽令冯国璋兵猛击民军，忽又按兵不动，忽进忽退，以清廷之大，让彼一人掉弄枪花，使人感觉无从捉摸。则皆大疑诧，乃挽其左右亲信叩袁真意。袁答：诸君知拔木之有术乎！专用猛力，木

不可拔。即拔，木必断折。惟用左右摇撼之一法，摇撼不已，待至根土松动，不必用大力，一拔即起。况清室有类几百年大树，岂易拔者！我之忽进忽退，即我之从摇撼下手云云。未几，功夫纯熟，而逊位之诏下矣。人以是多袁之智。

当袁在朝鲜时，师事张季直先生。执弟子礼必谨。其后为大官，即不复师事。洪宪窃位，降之蒿山四友之列矣。

当民国三四年，江苏闹八厘公债案，当时各省无送决算于中央者。江苏当局特别守法，造送决算。所谓八厘公债案，即从审核决算而起。事发于江苏某名士，而不知中有嗾使之者。其人为谁？即袁是也。是案攻击对象，实以张季直为中心。盖以张名声太大，将借此杀之也。

苏省人士，当时颇好讥评政府施政得失，而不肯受羁勒。袁深恶之，其致某君书，论苏人士有“与官不做，遭事生风”八字，语绝妙。

袁长于记忆。某人一为所见，某事一为所闻，类能终身不忘。故各省官吏入见时，一语及所在省区人物或政事，袁谙熟之程度，往往过于所在地官吏。故人多惮之。

袁食量大过人，晨起馒头一大盘，鸡子一大盘，数各二三十，袁能立尽。内嬖如夫人者十五六。

袁死，余尝撰文，发表于当时各日报。其文如下：

吾教育界袁世凯观

民国五年六月六日

今日得耗，袁氏已矣。彼一生之所为，在政治上自有所以判定之者。余不善谈政治，此笔此口，愿以让诸当世政治家。只吾教育界对于其人，作若何感想乎？余以抽象的观察，于其间获得左之若干大教训焉。愿与吾全国人共试读之。

一 道德不灭。

二 不道德之势力必灭。

三 凡违反大多数人心理之行为，必败。

四 其知识不与地位称，必败。

五 欲取大巧，适成大拙。

六 欲屈天下人奉一人，必至尽天下敌一人。

七 以诈伪尽掩天下人之耳目，终必暴露。以强力禁遏天下人之行动，终必横决。

八 以不正当之方法，诱致人于恶，而不悟人之即以其道诱致之于恶，以底于败且死。

九 尽其力以破裂道德，其结果反资以证明道德之不可得而灭。

由是视之，彼何人者？彼直牺牲其一生之事业名誉与其生命，亲以其身为道德试验品，而昭示天下以极明显之结果，使永不复须第二回之试验者也。就使今后有

人操术更工于彼，据势更雄于彼，吾侪可深信其结果之必无异于彼。何也？就彼之所为，可推而知也。吾全国教育家而跼斯言乎！愿以此六月六日为道德纪念日，各诏其青年，无忘无忽此民国开基大教训。

民国二十五年一月二十三日旧除夕黄炎培

一 绪 论

世人之论袁世凯 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 民国以前袁之卖君卖友 袁之罢斥

我国当推翻满清专制而易民国共和之际，权诈之袁世凯实为一极关重要之人物。论者谓袁氏固似非小有才者，苟赋以公忠之德性，济以世界之智能，未必不能周旋于二十世纪之政治舞台，以利于中国。乃既无道德以为体，又无学识以为用，徒挟古帝皇之思想，以盗民国，则其才适足以济其恶，终至身败名裂，为共和罪魁，招致丧乱，摧折国本，直接系于我国民族存亡之巨，宜使人举其名而生痛恶之情，悲天祸中国之未有艾也。此篇搜辑当时史料，述袁氏与民国之关系，固不仅在论袁氏一人之得失，及明其于民国之功罪也，亦冀使后人哀而鉴之耳！

辛亥革命之失败，或谓实似一疮痍已施外科手术，而未清内蕴之毒者，故其酝酿而再溃，殆为必然之事。盖专制之毒，入人已深，骤易共和，一般国民知识程度之相去既甚远，新政府对国民教育与思想之不彻底改造，本极危险，况所谓统一政府人物之组织，类多满清遗孽、机隍凿枘，其势已然，而更以一抱野心富权诈之袁氏以为之主。故当民国成立之初，有某美人为冷峭之语曰：“使中国革命，自此竟告成功，则吾美之共和将无价值。”言虽近于讥讪，但所谓“旁观者清”，实存至理焉。

袁氏在民国以前，出使朝鲜，甲午启衅，失我东藩，丧师辱国，国人痛之。袁氏在朝鲜宫廷之间，实早种其远因。顾袁氏尚有卖君卖友故事。当戊戌政变，维新失败，世所谓六君子骈戮，德宗被囚，其间实以世凯为枢纽。方德宗用康、梁之言，计划新政，颇有不利于西太后，又恐守旧者之反抗，窃与袁氏约，欲用彼部下精兵八千人以自固；世凯始许而终叛之。事变先，谭嗣同与人书曰：“始我与本初约，今知其大不可靠，求其不败乃公事足矣，安望其他乎？”世凯果寒盟背约，依荣禄而密诉于西后。方萌芽之新政，即受摧残，为中外所痛惜。而世凯则以告密之功，继李鸿章督北洋矣！其后摄政王修西后幽德宗之怨，罢斥袁氏，遂归河南。

【眉批】 朝鲜之役李文忠致书函电中详之。戊戌之变、癸卯之役，余在幕府时始终未敢诘问，直至宣统元

年将归河南之际，乃面问顛末。袁氏有手书一帙，后为南通翰墨林出版。总之，君子恶居下流，天下之恶皆归焉，此论世之难也。